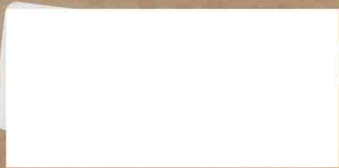


碧玉水清

10000860



碧水情

岑凯伦 著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

黑龙江朝鲜民族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9.25

1991年9月1版 1991年9月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0

ISBN7—5389—0244—9/1.81

定价 4.6元

方，你有一

她喃喃自

黑暗中的妻子

“他说

朱碧从手袋里取出门匙，用钥匙静悄悄地开了大门。
清晨，才不过是六点半。

天色呈现鱼肚白的时候，她飞赶着回家。希望在家人还未起床前，悄悄溜进房去，作状躺下。

开了大门，她闪进走——进房间走。

“我赶上听最后一首歌。”她用很轻的声音回答。

“他见到你了？”

“见到。”

“哦。”朱太太点了点头：“我要知道的，就是这一点，阿碧。”

母亲那一句“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”——朱碧莹明白她的意思。

她知道，妈了解她，甚至比她更了解自己。

“妈……”吸了口气，她想开口。

“陆明打过好几次电话来了，”朱太太却打断她话：“最后一次，是凌晨两点多……”

朱碧一呆怔。

“您……怎么说？”

“我说，你睡了。”母亲回答。

“你没有告诉他？”

告诉他，你

她的手紧紧抓住女儿的手。

“你不再是我们家的小女孩了，”朱太太柔声跟女儿说：“你有你的主张，有你的选择。我相信，你该知道怎么去做人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只是……”朱太太叹口气，仰起脸，带点无奈：“陆明这儿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这么好的青年……”

“妈，他好，他对我百分之百的好……我没法在他身上找到半点缺点。”朱碧带着内疚：“但是，我无法爱他。”

“那么……林慕彬……”

“在他身上，也许……能找出千百样的缺点。”朱碧颤声说：“但是，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”

“这就是爱情了。”朱太太摇摇头：“你自己选择。不过，阿碧……”

止住声，朱太太望着女儿。

“什么？妈？”

“无论你怎么样去选择……你要答应妈，”朱太太向女儿叮嘱：“做一个好女孩子，一个好女孩子，就不要去住人家。”

“噢？”

你爱不爱陆明，都不要去伤害他，知道吗？

“是……妈。”

阿碧去

虫。

“快进房去。”朱太太把头一点，匆匆说。

×

×

×

拨了电话号码，她的手在颤抖。

她连忙用另一只手压住握着电话的手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她令自己镇定。

对方有人接听，才“喂”了一声，她知道已把对方的陆明吵醒了。

“你还在睡？”她慌忙嚷：“我是阿碧。”

“啊……没有！没有！”陆明立即精神抖擞，他说：“昨天我打了一整晚电话给你，大概把你妈烦死了……”

“明，你出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有说话。”她的声音凝重。

他略略一停，没有立即接话。

“重要事？公司里有事？”他很敏感的问。

“不。”她急促促说：“你出来，我们见了面再谈。
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接我。”她说：“你现在起床，好吗？”

二十分钟，你在家门口等我。”他马上
你就上车，怎么样？”

十九分钟，她走出家门，在马路边等。

准二十分钟，陆明的车子到了。他将车子在路边停了停，打开车门，她跳上车去。

陆明将车子开动，他边开车，边看了看她。

“好几天不见了，知道你天天拍戏。”他说：“我也天天拍，一会儿，是夜班。”

我也是，不过是晚上的夜景。”她回答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陆明……”她停住了，未说下去。

她很想立即开口，把要想说的话立即说了。

但是看看四周，车子奔行在繁忙的马路上，她决定暂时不出声。

她不想在马路中心交通失事。

“你把车子驶到比较幽静的地方，把车子停下，好吗？”

她建议。

“好。”他点头，喃喃自语：“这里哪儿可以停车谈天……哦，有了。”

他把车子驶上半山，在山路上兜了几个弯，然后，在半山的弯路上，把车子停下。

这一个停车处，是专让游客们的车子停在这儿，供他们憩息拍照的。这个时候，附近没有其他车辆的影子，他把车子停下。

熄去引擎，车子里一片寂静。

他侧过头来，望着她，等待着。

她默视他。

么一张无辜的脸。

她有如手中提着利刃，正待要宰割一头无罪的小鹿。

当她接触他的视线，她直觉自己是个罪人。

低下头，她说：“我约你出来……是我想说……我是想

……”

她重复又重复自己的语句，但却无法把字句连接，她变得支吾与吞吐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神情恍惚？”陆明简直莫明其妙：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？碧？”

一狠心，她吸一口气。

“明，我们分手吧！”她冲口说。

当她冲口吐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她连自己也不相信。

如此直率、简洁！

又无比残酷、凉血，而毫无情义！

她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于是抬起头来，看看他。

他的一张脸，由于惊愕，而变成木讷。

再仔细一看，他的一张脸，就如一面摔破了的镜子。

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是这样呆愣着。

看到他这一副表情，她才明白，他爱她，实在很深很深。

好象一颗种籽，播在土地上，现在已发芽，长根……她却一直因为自私。而让它任由生长；现在，竟蓦地伸手将它连根拨起，毫不留情！

“我……是说……我是……”她口吃着，想向他作解释。

“你不用再说了。”猝然，他打断她的话：“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就够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是他，是吧？”他牢牢的盯住她：“是他，”

回来了，是吧？”

他全身颤抖起来。

陆明是完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一直知道，但因为爱她，他从未提过。

她闭上眼。

“你说一句，就行了。”

她咬着唇，皱皱眉。没有作声，她一点头。]

“他爱你么？”他又问。

“爱。”

“这样，很明显，你爱他，这才会要跟我断绝。”他耸耸肩。

“明……”

“当一个人已尽心尽力之后，而又徒劳无功，就不会有话说了。”他苦笑一下：“我没有话说。”

求你不要恨我……”

“我还未考虑这一点，”他非常爽快：“你想我怎么做？”

“明，这件事……我们可以大家谈谈。”

“没有什么可以谈的，你已说了那句话，不是么？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就象赌博！我与他在台上博赌！”他一摊手：“我买‘大’，他买‘小’，开出来是‘小’，我输了！输光，倒地不起，我还说什么？”

“但……但是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怎么断绝？”他问：“要我向观众宣布？要我向记者声明？还是要商量一百个藉口，来掩饰实情？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！你不要说了！”她带着悲哀：“是我不

好！我对不起你！全是我不好……”

“算了吧……”他叹一口气：“我已情至义尽，自问良心，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这么个女孩子放在心上的，这还不够么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但是……”

“你不爱我，无法爱我。”他竟替她回答：“你心中早有了他，他已在你心中生根，无法摒除。”

她用手掩着嘴，只觉自己是一个罪人。

“我无法与他斗，我认输。”他断然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断绝！”

她带着泪，默默向他摇头。

“我是不想伤害你的，明，你对我这么好……从训练班出来，一直到现在……你没有一刻对我不好。”她蓦地高声说：“这点，我全知道。”

“对你好，又有什么用？”他颤抖高声吼叫：“你不爱我，是不是？你不爱我！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你说！”他狠狠地嚷：“你说啊！你不爱我！说！说出来，一了百了！说！”

她转开脸去。

望着车窗外，好久好久，她说出一句：“我不爱你。”他抿了抿唇，带着一丝自嘲般苦涩的笑容：“这就是了。”车厢内完全沉默了。

不知死寂了多久，他伸出手来。

他将引擎扭燃。

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将车子驶下山去。

“明……你……你没事吧？”噤囁着，她问。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他回答。

他的声音竟如此的平静！

×

×

×

赶拍那一出剧集，她根本没有时间再见过陆明。

这部她饰演“剑花”的剧集，令她心方交瘁！

不但动作多，要武打，而且她的对手夏日秋，简直是一个饭桶！

他的脸就只有两个表情：笑与不笑。

他的舌头又好象塑料制的，讲起台词不流畅，一定要重拍好几次。

这剧集越往下拍，朱碧越觉得跟陆明演对手戏的轻松可爱。

她与陆明演戏，永远是有默契的

只可惜，现在搭档不成，连做朋友的机会也很微了。

朱碧不知道陆明拍的哪一部剧集，与他演对手的方芷玲，是不是一样地令他感到吃力。

想到以往她能跟陆明一起工作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半夜去消夜，早晨又一起进化妆间……这一切一切，都不能再重现。

一想到这一切，她只觉往事希嘘，百感交集。

那一个早上，她才踏进化妆室，助导阿李跟着走进化妆间里来了。

阿李把一张报纸往朱碧面前一放。

“什么事？”朱碧边化妆，边随口问。

“你自己看。”阿李指指报纸。

朱碧低头一望，是一份报纸的娱乐版。

上面竟是头号大字体：

“电视台首席红小生陆明，坚拒续约，决心跳槽……”

朱碧整个人跳起来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她惊愕地睁大双眼，急问助导阿李。

“好象昨天吧！是陆明亲口对记者透露的。”阿李耸耸肩：“你应该早知道啊！”

“公司呢？怎么说？”

“证实了。”阿李回答：“陆明的死约早已满了，那时候一直耽在这儿，只是生约未满，他一直没有再签……公司没有想到他竟然……”

“我要去找他！”

“我还听到外面的传说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你跟他分开了。”阿李问：“看情形，是真的吧？”

“我要找他。”

“他今晚拍夜班。”阿李跟她说：“在飞鹅岭拍夜景。”

“我去找！”她急促地：“我拍完早班就去。”

“我知道地点。”阿李表示关心：“我开车载你去。晚上，山岭上风劲，多带件外套去。”

×

×

×

阿李驾车，车子在山道上越驶越高。

渐渐地，从山路脚边飘来的夜雾，越来越浓了，雾遮掩在车前，路面好象落了一层白色的帐子。

“半夜三更的，在上面什么地方拍？”朱碧向前张望，

边惘然地说。

“在最高的山顶上。”

“全是浓雾，拍什么？”

“本刻就是要拍雾。”阿李说。

“电视就是这样，拍死人为止！”一咬牙，朱碧带着埋怨。

“也许陆明就是厌了这一套吧！”阿李将车速减低，这样说。

朱碧没有作声。

她太清楚，太明白了。

陆明早已想走，他早想跳槽已久。只不过，当初是为了她。

当时他决心离开，她央求他，希望他扶助她，帮助她——是她央求他留下的。

他真的留下一——一切为了她。她心知陆明，只是别人不能理解，这是她与陆明之间的秘密。

“外面有不少记者，你知道‘捕风捉影的记者，’阿李又开口了：“他们在传说，因为你与陆明的情感出现问题，这才引致陆明跳槽。”

“阿李！”她阻止他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阿李不但没有止口，反而追问。

“你少问！怎么还未到？”朱碧心急如焚地。

“转个弯，到了山顶，就到了。”阿李伸手向前一指。

车子拐过去，兜过弯角，朱碧见到山顶上的浓雾间，射来一阵强烈的光亮。

外景队果然在这山头拍戏！

强烈的光线透过浓雾，她见到光亮中人影晃动。

阿李把车子阻在一旁，熄去车子的引擎。

朱碧推开车门，直跳下车子。

山顶上夜风凛冽，在朱碧的耳畔发出尖锐的风声。

她直奔到灯光下，见到一群站在摄影机前面的工作人员。

“陆明呢？”她挤上前去，焦灼地嚷：“陆明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前面！”导演向前一指。

她向前一望，见到灯光下的一圈浓雾，雾里站着一个人影子。

陆明披着一件毛衣，站在雾中。

这个身形对她来说，已非常的熟悉，跟他在一起，已是那么久了。

“我有时间跟陆明谈一会吗？”朱碧问身边的导演。

“可以。”导演一点头：“十分钟左右。”

朱碧一点头，立即走向光影中。

灯光师的那一圈照明灯特别的刺目。她走进灯光内，直觉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正在她背后牢牢地盯着她。走到陆明面前，他回过头来。

“明！”她低声问：“我跟你谈一谈，可以么？”

望住她，他竟然面不动容，没有意外，也不惊奇，他的神情本讷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淡然地：“我还在拍戏。”

“你有十分钟。”她跟他说：“是导演告诉我的。”

他略略沉默。

“好吧！”他一耸肩。

“我们到那边去谈好么？”她望一望山边。

“无所谓。”他又一耸肩。

他变得满不在乎了，可以说是很冷淡，他从前完全不是这种样子的。

她走出灯光照射的范围，踱进黑暗里，他将手插在衣袋里，缓缓跟随她。

踱到山崖边，她止步，回过头来：“你决定跳槽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的消息真灵通。”

“你跟记者说的，不是么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样说，已成事实了？”

“这是事实。”他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

她直觉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变得这么快，跟以前如此地相异！

“这次，不是跳草裙舞吧？”她问他。

略略打量他一会，他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当然不是跳草裙舞了，你已决定不续约，表示你已有决心。”

“对，我不再跟你同一个工作岗位了。”终于，他点头。

“能让我知道原因吗？”

“简单。”他说：“钱。”

“不，你不是只为钱的那一种人。”

“他们让我在外面拍戏，这是我在这一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：“单是这一点，足够支持我跳槽的理由了吧？”
她缄默了好一会。

山顶的夜雾越来越默，雾包围在她与他之间，令她几乎无法看清他的脸。

他的一张脸，以往充满欢乐，朝气。现在，她没法再在他脸上找到半丝的笑意。

她实在再没法认清他了，没法辩出他的真伪。

“你不是为了新合约让你在外面拍戏，而跳槽的！”猝然，她直叫起来。

他侧过脸去。

“你别太天真。”他冷冷的声音：“你别以为这是为了你。”

“为了我！为了我！”她一声声直叫：“我知道！为了我，你才跳槽！”

“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伟大？”

“你是为了我！”她的声音带着哀伤：“天啊……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她再也无法忍受，低叫起来。

他把自己隐藏在浓雾之中。她无法看清他的脸，这跟她无法再猜透他的心一样！

“明，你当初，为了我而留下，”她哀声说：“你今天为了我而离开！”

“我说不！就是不！不！不！不！不！”他抓拳嚷：“不是为了你！好了吧？”

“是因为我跟林慕彬在一起，是因为我爱他，你这才故意离开我！”

“你一定要这样认为？”

“你到了最后，还是要保护我！明！她凄声说：“你明明为了我而离开！因为我伤害你，我令你失望，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；但是……你却仍然不想我伤心……你还在说假话？”

“半夜三更，你到山顶来”为了什么？”他在雾中叫喊：“要我说给你知道，你令我跳槽？你是我离开电视台的主要原因？嘎？啊？”

“明……”

“好！我说是！这又怎么样？”他一摊手：“我为了不再想见你的面”迫不及待地抢头而遁”好了吧！你想知道的，是这一点！是不是？啊！好！我承认！这又怎么样？”

朱碧讶然地用手掩脸。

陆明从来没有象此刻般叫嚷过。

没有想到，以往温馨万分的他，现在竟然会变成了一只疯狗。

“我求你，不要这样……”颤抖声音，她带着央求。

“我求你，不要爱林慕彬，行不行？”他反问。

她整个人呆若木鸡。

现在她得到真正的答案——陆明爱她，爱得令他伤害了自己。

现在，她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！

她以为自己应该老老实地向他坦白，却没有料到，她竟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。

“你回去吧！”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于是说：“为什么还要来吵架呢？我们之间的問題，不已解决了么？非常和平的解决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你内疚？后悔？”他淡淡笑了一声：“觉得很难受！”

“对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“那么，你不能宽恕自己？”他忽然间向崖下一指：“